■工友情怀

带着母亲上工地

□王艺霏 文/图

事情还得从2009年春天说起，那天，正在星河湾项目紧张工作的何德英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，“英子呀，我工作调动到上海，暂时照顾不了咱妈了，你说咋办呀？”

父母亲原本也是三局三公司的老员工，从三线建设就随公司南征北战的打拼。母亲一生勤劳善良，含辛茹苦把兄妹三人拉扯大。兄妹三人长大后，也分别进入了三公司工作，虽说都在一个公司工作，却棋子一般天南地北地分布着。

父亲前些年去世，母亲年老之后就一直由大哥与小弟轮流照顾，这一次大哥和小弟都奉命调到外地新开项目工作。女儿照顾母亲是理所当然，但自己也在项目当材料员，工作繁重，怎么办？何德英只得征求项目领导的意见，没想到，项目领导很是理解，同意她把80岁的老母亲接到工地上来。

项目部特别照顾分给她们母女一个单间，项目书记王贵洲帮着张罗一张双人床，一张书桌，大家伙儿帮着配上电视机，新买了床单被褥，临时的家简朴而温馨！

何德英去上班时，妈妈就在院子里晒太阳。项目的年轻人谁经过都会亲热地招呼声“何妈妈”！下雨了，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何妈妈，帮她把椅子抬进房间。

节假日项目聚餐，项目领导都会把何妈妈请到上座。“何妈妈，这菜好吃，多吃点！”母亲的碗里总是被大家堆得满满的。

2012年，星河湾项目完工，她又带着母亲去了南站项目。“三八节”项目组织女职工旅游，想到没人照顾母亲，何德英没有报名。但是项目书记王贵州已经替她想到了，找到何德英说：“我们本想请你母亲一起出游，但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，我们不敢冒险，但你是可以去的，你去旅游期间白天由项目职工轮流照看，晚上让食堂的大姐照顾，你就放心去玩吧！”

何德英旅游回来，看到母亲红光满面，乐呵呵的别提多开心了。母亲说：“英子呀，这么好的公司、这么好的同事，咱们可得好好工作来报答！”

项目旁边是未开发的田垅与池塘，工余时间，何德英就陪妈妈四处走走，夕阳下、晨风里搀着母亲的臂膊，忆着儿时的趣事。有时难得空闲，母亲会解开女儿的长发，像儿时那样梳发扎髻。路过的同事都会羡慕地说：“这对母女就是我们项目部的一道风景啊。”

何德英说：“妈，让您跟着我住在工地上委屈您了。”

何妈妈说：“傻孩子，妈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建筑人，咱们本来就是四海为家，有什么委屈的？再说项目上的年轻人都尊敬我，跟你们在一起开心着呢。”

这一年何德英已经48岁，她自己的孩子都26岁了。

材料员半夜验货是常态，深夜下班回到宿舍，总会有母亲留着一盏灯。

一晃四年过去了，2013年初，何德英又被调往北京后沙峪中粮项目部任材料负责人。而母亲已经84岁了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身边离不了人。“英子，你不能因为照顾妈，耽误了工作。再说你弟弟如今条件好了，他几次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儿，你就把妈送过去吧。”母亲虽老，却心如明镜。

无奈之下，只有将母亲送到重庆弟弟家。送母亲到了重庆，分别时，车开出好远，母亲仍不肯离去，风撩起的银发在风中凌乱，最后凝成一点。

朝花夕拾间，又一天过去了。何德英在心中默算：离自己退休还有181天，距离接回母亲的日子又近了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另类奶奶

□肖春荣 文/图

我父母是双职工，我们姐弟几个从小都是跟着奶奶长大，俗语说“小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”，但我的奶奶绝对是个另类，她对我这个小儿子家的大孙子可从未宠爱过。

奶奶的壁橱里有个红糖罐，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糖的诱惑小孩子是抗拒不了的，就连母亲从厂卫生室里带回的几粒带糖衣的打虫药，我们姐弟都当做稀罕物。平时家里哪个孩子生病身体不舒服了，奶奶便会取出红糖罐，取一勺红糖拌在我们的玉米糊糊里，那就算是最大的奢侈了。

有时奶奶也会开恩，家里哪个孩子表现好，积极劳动了，奶奶便会奖励一勺红糖，说是奖励，其实每个孩子都有。因我上面两个姐姐，父母对我疼爱有加。家里有好吃的，姐姐都不敢和我争抢。奶奶分红糖时，大家和我分的一样多，我就不高兴，躺在地上打滚示威，奶奶见状便会没收了我的红糖，都分给两个姐姐吃，还不许她们偷着给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耍驴脾气了，但我在内心开始记恨奶奶，因为她太狠心。

上学后，每逢暑假，我们家里的孩子都被奶奶送到乡下的亲戚家下地劳动，奶奶说小孩子干不了农活也得跟着大人到庄稼地里去，不知道被玉米叶拉伤皮肤的痛痒滋味，哪知道粮食来之不易，哪懂得坐在教室里学习是最轻松的差事。

等我上了高中，暑假里奶奶便让父亲给我找了个工厂去打零工，还嘱咐父亲，哪个车间最热最累便让我去哪儿。四十多度的高温车间，人往车间一站，不一会儿身上衣服就被汗水浸透，别说干活了，简直就是在蒸笼里煎熬。一个暑假下来，我也挣不了多少钱，人倒是瘦了一圈。

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本以为脱离了爱摆布我的奶奶，暑假我也不想回家了，和几个同学商量想结伴到处游玩一下，谁成想奶奶不同意，硬是逼着父亲把我叫回家，还把我安排到舅舅的工地上干活，我一个大学生和一群农民工在一起搬运材料，拌制砂浆，要不是假期短，奶奶定会让我学干泥瓦匠。假期结束返校后，同学们都笑着问我，是不是去非洲了？

我大学毕业后，经历了过山车似的人生，单位破产，做生意失败……但每一次跌倒我都会咬牙爬起来，因为大不了我回农村种地或去工厂干苦力，我又不是没干过。

或许，正是奶奶从小对我近似于无情的管教，才使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面对未来，因为她常对我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男孩子只要能吃得了苦，就啥也不怕。

如今，奶奶已去世多年，我却时常想起奶奶，想起她操着方言对我说教时的情景……

戴望舒与萧红的友情

——读《萧红墓碑畔口占》有感

□于德深

在戴望舒的诗集里，我最喜欢他写的一首极短的悼诗。全文如下：“《萧红墓碑畔口占》：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/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/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/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”

这首短诗，感情真挚，寓意深长，它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。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，是对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，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。此诗写于1944年11月20日，在漫漫的黑夜，诗人等待着，萧红在等待着，等待的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、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。

戴望舒祖籍南京，生于杭州，笔名有江思、戴月等。戴望舒与萧红的命运有许多相同之处，他们都是英年早逝，在其短促的一生中，留下了不少杰作；他们都是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，他们都是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成为坚定的抗日志士；又同样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。

就是这样两个人，他们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友情，这短暂的友情竟是那样感人至深，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更显得真挚而伟大。

1938年初，戴望舒来到香港，任《星岛日报》副刊主编。从此他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，凭借港岛的特殊环境，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爱国作品，一跃使《星岛日报》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。此时戴望舒没能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——萧红！于是他于1939年2月写信给萧红，邀请她为《星座》副刊撰稿。萧红发表在《星座》上的第一篇小说《旷野的呐喊》约二万字，讲述的是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。戴望舒对萧红的这篇作品极为赞赏，收到稿件后很快在《星座》上连载。这以后萧红又陆续寄去了小说《花狗》，散文《茶食店》和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等稿件。

萧红写的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深受戴望舒的关切，他倍觉此稿情真意切、文情并茂，特意从1939年10月18日至28日连载了萧红的这篇文章。得到广泛的好评。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，在戴望舒的关照下成为香港文协会会员，于是她开始创作了《呼兰河传》。小说基本是边写边登，从1940年9月1日起在《星座》上连载，于1940年12月27日全篇登完，只差四天整整连载了四个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戴望舒与萧红之间的友情也在与日俱增，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有了更多的沟通。

然而，当萧红完成了最后一篇作品《北中国》后，不久病倒了，岁月没能留住这位才女，英年早逝。萧红去世后，戴望舒和几位朋友搞到一辆板车，自己拉着走六七个小时，将萧红的遗体安葬在浅水湾。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，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戴望舒不知去过多少次浅水湾看望萧红。荒滩被他踏出了小径，浅水湾让他望眼欲穿，这是何等真挚，何等执着的友情啊！

我想，假如萧红在地下有灵的话，她一定会为结交下这样的朋友而含笑九泉了。正是戴望舒对萧红的如此牵挂，他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短诗：《萧红墓碑畔口占》：“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/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/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/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”